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
第三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

且說當下開館，節文已畢，甯老先生入了師位，包公呈上《大學》。老師點了句斷，教道：「大學之道。」包公便說：「在明明德。」老師道：「我說的是『大學之道』。」包公說：「是。難道下句不是『在明明德』麼？」老師道：「再說。」包公便道：「在新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」老師聞聽，甚為詫異，叫他往下念，依然絲毫不錯；然仍不大信，疑是在家中有人教他的，或是聽人家念學就了的，尚不在懷。誰知到後來，無論什麼書籍俱是如此，教上句便會下句，有如溫熟書的一般，真是把個老先生喜的樂不可支，自言道：「天下聰明子弟甚多，未有不教而成者，真是先就的神童，天下奇才，將來不可限量。哈哈！不想我甯某教讀半世，今在此子身上成名。這正是孟子有云：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一樂也。』」遂乃給包公起了官印一個「拯」字，取意將來可拯民於水火之中；起字「文正」，取其意「文」與「正」，豈不是「政」字麼？言其將來理國政，必為治世良臣之意。不覺光陰荏苒，早過了五個年頭，包公已長成□四歲，學得滿腹經綸，詩文之佳自不必說，先生每每催促遞名送考，怎奈那包員外是個勤儉之人，恐怕赴考有許多花費。從中大爺包山不時在員外跟前說道：「叫三黑赴考，若得進一步也是好的。」無奈員外不允，大爺只好向先生說：「三弟年紀大小，恐怕誤事，臨期反為不美。」於是又過了幾年，包公已長成□六歲了。

這年又逢小考，先生實在忍耐不住，急向大爺包山說道：「此次你們不送考，我可要替你們送了。」大爺聞聽，急又向員外跟前稟說道：「這不過先生要顯弄他的本領，莫若叫三黑去這一次；若是不中，先生也就死心塌地了。」大爺說的員外一時心活，就便允了，大爺見員外已應允許考，心中大喜，急來告知先生。先生當時寫了名字報送。即到考期，一切全是大爺張羅，員外毫不介意。大爺卻是殷殷盼望，到了揭曉之期，天尚未亮，只聽得一陣喧嘩，老員外以為必是本縣差役前來，不是派差，就是拿車。正在游疑之際，只見院公進來報喜，道：「三公子中了生員了！」員外聞聽，倒抽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上了先生的當了。這也是家運使然，活該是冤孽，再也躲不開的。」因此一煩，自己藏於密室，連親友前來賀他也不見，就是先生他也不致謝一聲。多虧了大爺一切周旋，方將此事完結。

惟有先生暗暗地想道：「我自從到此課讀也有好幾年了，從沒見過本家老員外。如今教得他兒子中了秀才，何以仍不見面，連個謝字也不道，竟有如此不通情理之人，實實令人納悶了。又可氣，又可惱！」每每見了包山，說了好些嗔怪的言語。包山連忙陪罪，說道：「家父事務冗繁，必要定日相請，懇求先生寬恕。」甯公是個道學之人，聽了此言，也就無可說了。虧得大爺暗暗求告太爺，求至再三，員外方才應允，定了日子，下了請帖，設席與先生酬謝。

是日請先生到待客廳中，員外迎接，見面不過一揖，讓至屋內，分賓主坐下。坐了多時，員外並無致謝之辭，然後擺上酒筵，將先生讓至上座，員外在主位相陪。酒至三巡，菜上五味，只見員外愁容滿面，舉止失措，連酒他也不吃。先生見此光景，忍耐不住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學生在貴府打攪了六七年，雖有微勞開導指示，也是令郎天分聰明，所以方能進此一步。」員外聞聽，呆了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好。」先生又說道：「若論令郎刻下學問，慢說是秀才，就是舉人、進士，也是綽綽有餘的了，將來不可限量，這也是尊府上德行。」員外聽說至此，不覺雙眉緊蹙，發恨道：「什麼德行！不過家門不幸，生此敗家子。將來但能保得住不家敗人亡，就是造化了。」先生聞聽，不覺詫異，道：「賢東何出此言？世上哪有不望兒孫中舉作官之理呢？此話說來，真真令人不解。」員外無奈，只得將生包公之時所作噩夢，說了一遍：「如今提起，還是膽寒。」甯公原是飽學之人，聽見此夢之形景，似乎奎星；又見包公舉止端方，更兼聰明過人，就知是有來歷的，將來必是大貴，暗暗點頭。員外又說道：「以後望先生不必深教小兒，就是□年束修斷斷不敢少的。請放心！」一句話將個正直甯公說的面紅過耳，不悅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令郎是叫他不要考的了？」員外連聲道：「不考了，不考了！」先生不覺勃然大怒道：「當初你的兒子叫我教，原是由得你的；如今我的徒弟叫他考，卻是由得我的。以後不要你管，我自自有主張罷了。」怒冲冲不等席完，竟自去了。

你道甯公為何如此說？他因員外是個愚魯之人，若是諫勸，他決不聽，而且自己徒弟又保得必作臉；莫若自己攬來，一則不至誤了包公，二則也免包山跟著為難。這也是他讀書人一片苦心。

因至鄉試年頭，全是甯公作主，與包山一同商議，硬叫包公赴試，叫包山都推在老先生身上。到了掛榜之期，誰知又高高的中了鄉魁。包山不勝歡喜，惟有員外愁個不了，仍是藏著不肯見人。大爺備辦筵席，請了先生坐上席，所有賀喜的鄉親兩邊相陪，大家熱鬧了一天。諸事已畢，便商議叫包公上京會試，稟明員外。員外到了此時，也就沒的說了，只是不准多帶跟人，惟恐耗費了盤川，就帶伴童包興一人。

包公起身之時，拜別了父母，又辭了兄嫂。包山暗與了盤川。包公又到書房參見了先生。先生囑咐了多少言語，又將自己的幾兩修金送給了包公。包興備上馬，大爺包山送至□里長亭。兄弟留戀多時，方才分手。

包公認證乘騎，帶了包興，竟奔京師，一路上少不得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。一日，到了座鎮店，主僕兩個找了一個飯店。包興將馬接過來，交與店小二喂好。找了一個座兒，包公坐在正面，包興打橫。雖係主僕，只因出外，又無外人，爺兒兩個就在一處吃了。堂官過來安放杯筷，放下小菜。包公隨便要一角酒、兩樣菜。包興斟上酒，包公剛才要飲，只見對面桌上來了一個道人坐下，要了一角酒，且自出神，拿起壺來不向杯中斟，花喇喇倒了一桌子。見他唉聲歎氣，似有心事的一般。包公正在納悶，又見從外進來一人，武生打扮，疊疊著英雄精神，面帶著俠氣。道人見了，連忙站起，只稱：「恩公請坐。」那人也不坐下，從懷中掏出一錠大銀，遞給道人，道：「將此銀暫且拿去，等晚間再見。」那道人接過銀子，爬在地下，磕了一個頭，出店去了。

包公見此人年紀約有二□上下，氣宇軒昂，令人可愛，因此立起身來，執手當胸，道：「尊兄請了。能不棄嫌，何不請過來彼此一敘？」那人聞聽，將包公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便笑容滿面，道：「既承錯愛，敢不奉命。」包興連忙站起，添分杯筷，又要了一角酒、二碟菜，滿滿斟上一杯。包興便在一旁侍立，不敢坐了。包公與那人分賓主坐了，便問：「尊兄貴姓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小弟姓展名昭，字熊飛。」包公也通了名姓。二人一文一武，言語投機，不覺飲了數角。展昭便道：「小弟現有些小事情，不能奉陪尊兄，改日再會。」說罷，會了錢鈔。包公也不謙讓。包興暗道：「我們三爺嘴上抹石灰。」那人竟自作別去了。包公也料不出他是什麼人。

吃飯已畢，主僕乘馬登程。因店內耽誤了工夫，天色看看已晚，不知路徑。忽見牧子歸來，包興便向前問道：「牧童哥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童子答道：「由西南二□里方是三元鎮，是個大去處。如今你們走差了路了。此是正西，若要繞回去，還有不足三□里之遙呢。」包興見天色已晚，便問道：「前面可有宿處麼？」牧童道：「前面叫做沙屯兒，並無店口，只好找個人家歇了罷。」說罷，趕著牛羊去了。

包興回覆包公，竟奔沙屯兒而來。走了多時，見道旁有座廟宇，匾上大書「敕建護國金龍寺」。包公道：「與其在此人家借宿，不若在此廟住宿一夕。明日佈施些香資，豈不方便。」包興便下馬，用鞭子前去扣門，裡面出來了一個僧人，問明來歷，便請進了山門。包興將馬拴好，喂在槽上。和尚讓至雲堂小院，三間淨室，敘禮歸座，獻罷茶湯。和尚問了包公家鄉姓氏，知是上京的舉子。包公問道：「和尚上下？」回說：「僧人法名叫法本，還有師弟法明，此廟就是我二人住持。」說罷，告辭出去。

一會兒，小和尚擺上齋來，不過是素菜素飯。主僕二人用畢，天已將晚，包公即命包興將傢伙送至廚房，省得小和尚來回跑；包興聞聽，急忙把傢伙拿起。因不知廚房在哪裡，出了雲堂小院，來至禪院，只見幾個年輕的婦女花枝招展，攜子嘻笑，說道：「西邊雲堂小院住下客了，咱們往後邊去罷。」包興無處可躲，只得退回，容她們過去，才將傢伙找著廚房送去，急忙回至屋內，告知包公，恐此廟不大安靜。

正說話間，只見小和尚左手拿一隻燈，右手提一壺茶，走進來賊眉賊眼，將燈放下，又將茶壺放在桌上，兩隻賊眼東瞧西看，連話也不說，回頭就走。包興一見，連說：「不好！這是個賊廟！」急來外邊看時，山門已經倒鎖了，又看別處竟無出路，急忙跑回。包公尚可自主，包興張口結舌說：「三爺，咱們快想出路才好！」包公道：「門已關鎖，又無別路可出，往哪裡走？」包興著急道：「現有桌椅。待小人搬至牆邊，公子趕緊跳牆逃生。等凶僧來時，小人與他拼命。」包公道：「我自小兒不會登梯爬高；若是有牆可跳，你趕緊逃生，回家報信，也好報仇。」包興哭道：「三官人說哪裡話來，小人至死，再也離不了相公的！」包公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咱主僕二人索性死在一處。等那僧人到來再作道理，只好聽命由天罷了。」包公將椅子挪在中間門口，端然正坐。包興無物可拿，將門門擊在乎中，在包公之前，說：「他若來時，我將門門向他一杵，給他個冷不防。」兩隻眼直勾勾地嘈嗽著板院門。

正在凝神，忽聽門外了弔吭哧一聲，彷彿砍掉一般，門已開了，進來一人。包興嚇了一跳，門栓已然落地，渾身亂抖，堆縮在一處。只見那人渾身是青，卻是夜行打扮，包公細看不是別人，就是白日在飯店遇見的那個武生。包公猛然省悟，他與道人早晚間再見一語，此人必是俠客。

原來列位不知，白日飯店中那道人也是在此廟中的。皆因法本、法明二人搶掠婦女，老和尚嗔責，二人不服，將老僧殺了，道人惟恐干連，又要與老和尚報仇，因此告至當官。不想凶僧有錢，常與書吏差役人等接交，買囑通了，竟將道人重責二□大板，作為誣告良人，逐出境外。道人冤屈無處可伸，來到林中欲尋自盡，恰遇展爺行到此間，將他救下，問得明白，叫他在飯店等候。他卻暗暗採訪實在，方趕到飯店之內，贈了道人銀兩。不想遇見包公，同飲多時，他便告辭先行，回到旅店歇息。至天交初鼓，改扮行裝，施展飛簷走壁之能，來至廟中，從外越牆而入，悄悄地行藏，飛至寶閣。

只見閣內有兩個凶僧，旁列四五個婦女，正在飲酒作樂，又聽得說：「雲堂小院那個舉子，等到三更時分再去下手不遲。」展爺聞聽，暗道：「我何不先救好人，後殺凶僧，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。」因此來到雲堂小院，用巨闕寶劍削去了甲鐵環，進來看時，不料就是包公。展爺上前拉住包公，攜了包興道：「尊兄隨我來。」出了小院，從旁邊角門來至後牆，打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索來，繫在包公腰間，自己提了繩頭，飛身一躍上了牆頭，騎馬勢蹲住，將手輕輕一提，便將包公提在牆上，悄悄附耳說道：「尊兄下去時，便將繩子解開，待我再救尊管。」說罷，向下一放。包公兩腳落地，急忙解開繩索，展爺提將上去，又將包興救出，向外低聲道：「你主僕二人就此逃走去罷。」只見身形一晃，就不見了。

包興攙扶著包公那敢稍停，深一步，淺一步，往前沒命的好跑。好容易奔到一個村頭，天已五鼓，遠遠有一燈光。包興說：「好了！有人家了，咱們暫且歇息歇息，等到天明再走不遲。」急忙上前叫門。柴扉開處，裡面走出一個老者來，問是何人。包興道：「因我二人貪趕路程，起得早了，辨不出路徑，望你老人家方便方便，俟天明便行。」老者看了包公是一儒流，又看了包興是個書童打扮，卻無行李，只當是近處的，便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請到裡面坐。」

主僕二人來至屋中，原來是連舍三間，兩明一暗。明間安一磨盤，並方展羅桶等物，卻是賣豆腐生理。那邊有小小土炕，讓包公坐下。包興問道：「老人家貴姓？」老者道：「老漢姓孟，還有老伴，並無兒女，以賣豆腐為生。」包興道：「老人家有熱水討一杯吃。」老者道：「我這裡有現成的豆腐漿兒，是剛出鍋的。」包興道：「如此更好。」孟老道：「待我拿個燈兒，與你們盛漿。」說罷，在壁子裡拿出一個三條腿的桌子放在炕上，又用土坯將那條腿兒支好；掀開舊布簾子，進裡屋內，拿出一個黃土泥的蠟臺；又在席簾子裡摸了半天，摸出一隻半截的蠟來，向油燈點著，安放在小桌上。包興一旁道：「小村中竟有胳膊粗的大蠟。」細看時，影影綽綽，原來是綠的，上面尚有「冥路」二字，方才明白是弔祭用過，孟老得來，捨不得點，預備待客的。只見孟老從鍋臺上拿了一個黃砂碗，用水洗淨，盛了一碗白亮亮、熱騰騰的漿遞與包興。包興捧與包公喝時，其香甜無比。包興在旁看著，饞的好不難受。只見孟老又盛一碗遞與包興。包興連忙接過，如飲甘露一般。他主僕勞碌了一夜，又受驚恐，今在草房之中如到天堂，喝這豆腐漿不亞如飲玉液瓊漿。不多時，大豆腐得了。孟老化了鹽水，又與每人盛了一碗，真是饑渴之下，吃下去肚內暖烘烘的，好生快活。又與孟老閒談，問明路途，方知離三元鎮尚有不足二□里之遙。

正在敘話之間，忽見火光沖天。孟老出院看時，只看東南角上一片紅光，按方向好似金龍寺內走火。包公同包興也到院中看望，心內料定必是俠士所為，只得問孟老：「這是何處走火？」孟老道：「二位不知，這金龍寺自老和尚沒後，留下這兩個徒弟無法無天，時常謀殺人命，搶掠婦女，他比殺人放火的強盜還利害呢！不想他也有今日！」說話之間，又進屋內，歇了多時。只聽雞鳴茅店，催客前行。主僕二人深深致謝了孟老，改日再來酬報。孟老道：「些小微意。何勞齒及。」送至柴扉，又指引了路徑：「出了村口，過了樹林，便是三元鎮的大路了。」包興道：「多承指引了。」

主僕執手告別，出了村口，竟奔樹林而來；又無行李馬匹，連盤川銀兩俱已失落。包公卻不著意，覺得兩腿酸痛，步履艱難，只得一步捱一步，往前款款行走。爺兒兩個一壁走著，說著話。包公道：「從此到京尚有幾天路程，似這等走法，不知道多久才到京中？況且又無盤川，這便如何是好！」包興聽了此言，又見相公形景可慘，恐怕愁出病來，只得要撒謊安慰，便道：「這也無妨。只要到了三元鎮，我那裡有個舅舅，向他借些盤川，再叫他備辦一頭騾子與相公騎坐，小人步下跟隨，破著□天半月的工夫，焉有不到京師之理。」包公道：「若是如此，甚好了。只是難為了你了。」包興道：「這有什麼要緊。咱們走路，彷彿閒遊一般，包管就生出樂趣，也就不覺苦了。」這雖是包興寬慰他主人，卻是至理。主僕就說著話兒，不知不覺，已離三元鎮不遠了。

看看天氣已有將午，包興暗暗打算：「真是，我哪裡有舅舅？已到鎮上，且同公子吃飯，先從我身上賣起。混一時是一時，只不叫相公愁煩便了。」一時來到鎮上，只見人煙稠密，鋪戶繁雜。包興不找那南北碗菜應時小賣的大館，單找那家常便飯的二輩鋪，說：「相公，咱爺兒倆在此吃飯罷。」包公卻分不出哪是貴賤，只不過吃飯而已。

主僕二人來到鋪內，雖是二輩鋪，俱是連脊的高樓。包興引著包公上樓，揀了個乾淨座兒，包公上座，包興仍是下邊打橫。跑堂的過來放下杯筷，也有兩碟小菜，要了隨便的酒飯。登時間，主僕飽餐已畢，包興立起身來，向包公悄悄的道：「相公在此等候，別動。小人去找舅舅就來。」包公點頭。

包興下樓出了鋪子，只見鎮上熱鬧非常，先抬頭認準了飯鋪字號，卻是望春樓，這才邁步。原打算來找當鋪。到了暗處，將自己內裡青綢夾袍蛇退皮脫下來，暫當幾串銅錢，僱上一頭驢，就說是舅舅處借來的，且混上兩天再作道理。不想四五里地長街，南北一直，再沒有一個當鋪。及至問人時，原有一個當鋪，如今卻是止當候贖了。包興聞聽，急得渾身是汗，暗暗說道：「罷咧！這便如何是好？」正在為難，只見一簇人圍繞著觀看。包興擠進去，見地下鋪一張紙，上面字跡分明。忽聽旁邊有人倚聲傍氣說道：「告白」……又說：「白老四是我的朋友，為什麼告他呢？」包興聞聽，不由笑道：「不是這等，待我念來。上面是：『告白四方仁人君子知之，今有隱逸村內李老大人宅內小姐被妖迷住，倘有能治邪捉妖者，謝紋銀三百兩，決不食言。謹此告白。』」

包興念完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何不如此如此。倘若事成，這一路上京便不吃苦了；即或不成，混他兩天吃喝也好。」想罷，上前。這正是難裡巧逢機會事，急中生智謀來。

未審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